初心永恒

——辉县市吴村镇杨起营村党支部倾心打造富民路

□ 白有镇 姬光环 郑胜玲/文 张延/图

河南辉县，在许多人眼里，是南太行的代名词。南太行，景色秀美而险峻，郭亮、宝泉、八里沟等已成为热点地标。“八百里太行，将最美的一段给了河南”，《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句话，成了南太行经典的广告语。其实，在辉县市22个乡镇中，有三分之一的乡镇是平原。如按人口划分，则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平原地带。吴村镇杨起营村，就坐落在太行山下的大平原上。

此刻，杨起营村党支部书记杨俊黄，就站在村子的千亩麦田里，指导施工人员安装农田喷灌设备。现场，五六辆施工车依次停靠在地头，工人们正忙着搬运各种管线。自此，杨起营村的农田也将开启智能管理模式，为“良种繁育基地”增加了一道质与量的保障。

时值初夏，小麦灌浆结束。麦穗齐刷刷地舒展着锋芒，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期待着在成熟的季节里“风吹麦浪”。晴空下，不远处的太行山轮廓清晰，山体连绵起伏，跌宕有致。大地答翠，河水清澈，这莲韵而昂扬的季节，恰似青春的模样。

杨俊黄身旁放着他心爱的“坐骑”，一辆五成新的小电动车。没事时，他喜欢骑着电动车村里村外走一走。此刻，看到眼前辽阔的“智能”农田，这名接任村党支部书记30年、党龄40年的老党员一时间感慨万千：“要是老人家看到这些该有多好啊！还有咱村的纺织厂，也如您所愿，搞得红红火火……”

杨起营村地处辉县市西南方向，距辉县市区40多公里，全村人口2700余人，耕地面积3600余亩，隶属吴村镇。

从“形式”上看，杨起营村也就是平原上的一个平常村，但具强大的“内核”，让初次了解该村状况的人，无不感到惊讶。惊讶的不是该村的纺织企业竟然运营了50余年，而是一个村办企业、一群真正的农民工，竟然创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杨俊黄所说的“老人家”，是已故的老支书杨东杰，也是他最敬佩的前辈。全力辅助新班子工作的，还有老支书杨子山。当初“新农村规划”遇到阻力时，老支书们亲自出马，多方面进行协调……

正是有老一辈人的付出，才使得世代在土里刨食的乡亲，最终实现了劳动致富的梦想；正是有老一辈人的引领，他们这一代才能走得如此坚定，才能在更大的舞台上驰骋。

梦想起飞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农村仍处于农耕时代，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杨起营村是这样，中国的农村也大都如此。能顾温饱，难有盈余。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按劳分配，有条不紊，一切都是有计划地进行。

然而，一些新生事物的萌芽，总是在悄悄地破土、生长。在农村，为了改变贫困的现状，已有村集体尝试“亦农亦工”生产模式，学着办起了工厂，有限制厂：翻砂厂、砖厂等。头脑稍微活络点儿的村干部，都想有自己的村办企业。杨起营村在尝试了几个项目之后，经高人指点，最终选择了纺织行业。这位高人，便是从村里走出去，在新乡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的杨世昌主任。

杨世昌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身在外却常常牵挂乡亲们的温饱。基于长远考虑，杨起营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杨子山找到杨世昌，探讨杨起营村的发展规划。根据当地普遍种植棉花的特点，以及群众的生活需求，最终决定开办纺纱厂。

1975年的春天，在许多人的眼里，与往年并没有什么区别。干瘪的肚子，感知不到这个季节的美好。但对于杨起营村来说，这个春天，则具有里程碑意义：筹建9个月，占地2.5亩，4台二手机器，2000支纱锭规模，34名职工，年生产加工棉纱30余吨的村办经济实体——杨起营村纺纱厂正式建成投产。

自此，村子里除了牲畜家禽的叫声，又增加了机器的轰鸣声。这种声音，是“田园交响乐”里最美的旋律，它寄托了几代农民的梦想与希望。

吴照俊是村纺纱厂第一代女工，也是当年派往新乡中原纺厂学习的6名“种子选手”之一。聊起当年的“农转非”经历，现在已经80岁仍精神矍铄的吴照俊老人顿时打开了话匣子。

当年，村民吴照俊、李再梅等被派到新乡中原纺厂学习。学成归来后，带领30多名工人迅速投入生产。平时叽叽喳喳的一群农妇，帽子一戴，围裙一束，往机器前一站，顿时有了纺织女工的模样。一群拿惯了镰刀锄把的人，自此开动起机器，也开启了披星戴月三班倒的工人生活。一双双粗糙的大手，操作着同样粗糙的二手机器，生产出一团团最原始的粗纱。

说是当工人，其实还是农民待遇，因为大集体时收入按工分计算。一名女工一天按满分计16个工分，一名男工一天按满分计20个工分。唯一的区别，就是工人每月有3元钱的补助。“就这都可知足，比在地里干活儿强多了，日晒不着雨淋不着，一个月还有3元钱的工资……”说起当时的情景，吴照俊老人仍是满满的自豪感。

当年办“村企”，其意义不单是提升了本村村民的物质生活，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妇女解放运动”——周边村庄的村民，可以拿着棉花到纺纱厂兑换棉纱，回家后直接进行织布的下一道工序，省去了其间最繁琐的“纺花”环节。自此，乡村的夜晚，再也听不到那嘤嘤嗡嗡的纺车声。

当然，也是由于“村企”，从物质层面上来说，杨起营村要优于周边村庄。最前沿的物质享受，本村村民总是最先尝试。连小伙子找对象，都比别的村庄优势大些。

其实，“村企”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农民除了土地以外的另一种启蒙、一种觉醒、一种觉之上的引领，也是农民自信心的直接提升……

这一切，都被杨俊资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年，购买机器时，他与老支书曾远赴哈尔滨，历时半个多月，几经辗转才将4台二手机器运回来。那年，他20多岁，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青年。

让他没想到的是，20年后，已走出村庄多年的他，又回到村庄，接任村党支部书记，接手已气若游丝的“村企”。

接力奋进

1992年前后，可谓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启，不管是从决策者层面，还是广大民众的层面，都是思想观念上一个质的转变。

思想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这一时期的乡镇企业，像在云层中憋闷得太久的太阳，一旦冲出云层，便光芒四射，活力无限；又像长时间在隧洞中行驶的列车，驰出隧洞，便一声嘶鸣，奋力疾驰……

乡镇企业，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此时的繁荣景象，用两个成语比喻最为形象：雨后春笋，百社成长。但对于中国纺织行业来说，辉煌的时代则已经远去，大篇条时代正在到来。

杨起营村纺纱厂，如果说十几年前还有一定优势的话，如今优势尽失。新兴办的企业，已很少有人选择纺织行业。曾经让村民们引以为傲的纺纱厂，此时犹如经济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早已被褒扶得不见了踪迹。

1995年3月，杨俊资告别供销社，回村接任村党支部书记，组建起新的村镇导班子。

杨俊资可谓临危受命，在此之前，他在吴村镇供销社工作。那段经历，让本就具有经济头脑的杨俊资，锻炼得比常人更有见识、能力和眼界。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面对杨起营村纺纱厂“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时刻，吴村镇党委找他谈话，让他回村担当重任。

从供销社回到村庄，从“商场”转岗“农场”，再看看破败不堪的纺纱厂，杨俊资开始失眠了。纺纱厂，一切还是20年前的模样，唯有女工们发生了变化，由大姐、大嫂变成了大妈。

如果说当年纺纱厂那隆隆的机器声曾让杨俊资骄傲的话（当年他参与了设备的采买），今天听来，却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如英雄迟暮，落寞而悲凉。今亲们的信任、上级党委的期望、共产党员的责任，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身上。但某一时刻，又让他产生了一种澎湃、昂扬、扬鞭策马任驰骋的巨大力量。

1997年，也就是村新领导班子组建两年后，杨起营村的发展蓝图正式绘就。其间，所有班子成员都成了调研员，历经两年的走访、考察、摸排，综合多种信息，最终制订出了一份发展规划蓝图。

杨俊资认为，在保证农业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才是杨起营村的当务之急。虽然目前纺织行业处于低谷期，也不能就此放弃老一辈置办的这份家业。这个行业，他们有基础、有经验、有技术、有人工，依托这一行业发展比较现实。所以，改造扩建纺纱厂，是实现蓝图的第一步。

与其说改造，不如说是另起炉灶。搬新址，建新厂，招新人，购置新设备，生产高端产品。规模嘛，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5倍，一下子增加到1万支纱锭。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村民大会上，他的蓝图刚抖搜开，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迎来一片反对声。

在杨起营村，村民就是工人，工人也是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在纺纱厂上班。所以，厂里风有重大决定，必须征得大多数村民——也就是工人的同意。

此次工人反对的不是纺纱厂的扩建改造，这一现没有不同意见。他们反对的是企业性质的改变，由原来的集体企业性质改为股份制——每名职工筹1万元股金入股，成为原始股东，到年底按股分红。

“啥是股东？股东就是叫俺往外掏钱。”

“以前俺是在这儿挣钱往家里拿，当了股东，倒让俺从家往厂里拿钱，谁愿意当这破股东。”

“我才21岁，还没‘过’亲，如果入了股，把我的钱弄飞了算谁的？”

村民们七嘴八舌，大多持反对意见。改制会遇到阻力，这一点杨俊资也地压在他的身上。但其一时刻，又让他产生了一种澎湃、昂扬、扬鞭策马任驰骋的巨大力量。

1997年，也就是村新领导班子组建两年后，杨起营村的发展蓝图正式绘就。其间，所有班子成员都成了调研员，历经两年的走访、考察、摸排，综合多种信息，最终制订出了一份发展规划蓝图。

杨俊资认为，在保证农业稳定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才是杨起营村的当务之急。虽然目前纺织行业处于低谷期，也不能就此放弃老一辈置办的这份家业。这个行业，他们有基础、有经验、有技术、有人工，依托这一行业发展比较现实。所以，改造扩建纺纱厂，是实现蓝图的第一步。

与其说改造，不如说是另起炉灶。搬新址，建新厂，招新人，购置新设备，生产高端产品。规模嘛，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5倍，一下子增加到1万支纱锭。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村民大会上，他的蓝图刚抖搜开，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迎来一片反对声。

在杨起营村，村民就是工人，工人也是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人在纺纱厂上班。所以，厂里风有重大决定，必须征得大多数村民——也就是工人的同意。

此次工人反对的不是纺纱厂的扩建改造，这一现没有不同意见。他们反对的是企业性质的改变，由原来的集体企业性质改为股份制——每名职工筹1万元股金入股，成为原始股东，到年底按股分红。

“啥是股东？股东就是叫俺往外掏钱。”

“以前俺是在这儿挣钱往家里拿，当了股东，倒让俺从家往厂里拿钱，谁愿意当这破股东。”

“我才21岁，还没‘过’亲，如果入了股，把我的钱弄飞了算谁的？”

村民们七嘴八舌，大多持反对意见。改制会遇到阻力，这一点杨俊资也

工人们猛一听也很高兴，无端地自己名下一下子多了好几千元钱。可接下来又不高兴了：不但这几千元钱看不到、摸不着，合着从家里又哄出了几千元钱。

“这一招儿真损，一般脑袋想不出来。”这话对杨俊资来说，好像是在夸他，又好像是在骂他。

也有人妙嘴着：“我不入股，把属于我的份额发给我吧。”杨俊资心想，如果这样操作，自己不白在河边转悠了。

这一招儿果然管用，工龄最长的，获得了7000元的配额，工龄短的，配额也有2000元或3000元。两天时间，除了几名“有个性”的村民外，其余的都成了“原始股东”。

不过几天后，这几名村民又一个个地来找杨俊资。杨俊资看着他们，笑着说：“想通了？想通了去找会计交钱，交过钱后上班去。”这里面，就有那个21岁还没“过”亲的小伙子。

1997年10月，对杨起营村来说，是又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一个占地30亩，拥有24台机器和130名职工，规模1万支纱锭，年产棉纱2500吨，实现工业产值5000余万元的现代化纺织厂建成投产，这便是中州棉纺有限公司，也就是大众口中知名的中州棉纺厂，内部人叫“一车间”。

当新工厂的第一缕棉纱抽出来的时候，杨俊资不知道是欣慰还是感伤。一个台阶跨了22年，时间确实有点长。好在乏后他们加快了步伐，两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二年间、三年间、四年间，2万锭、3万锭、5万锭，目前已达到10万锭。

纺织行业里的10万锭是什么概念？你就这么理解吧，它相当于3个当年的“郑州国棉三厂”。其间，先后又诞生了“华宇”“鑫汇”两家纺织公司，3家企业皆为股份制。目前，3家企业总规模已达到22万锭。

工业富民

名称：中州棉纺有限公司，生产规模：10万锭，年产值：6亿元，法人：杨世恒；

名称：华宇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规模：7.5万锭，年产值：4亿元，法人：刘国新；

名称：鑫汇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规模：4.5万锭，年产值：2.5亿元，法人：崔保国。

3家加起来，生产规模超22万锭，年产值12亿元。可能有人并不清楚纺织行业里“锭”的概念，但对于12亿元的年产值，大家应该都懂。如果单看以上这些资料，你能判断出这是“村企”的阵仗吗？还真是，这就是辉县市吴村镇杨起营村的企业方阵。

杨起营村企业方阵对国家的贡献被有条不紊地一对对的剪裁刻在百姓心里。物质文明推动了精神文明，也为杨起营村挣来大量荣誉。

但是，一家“村企”能坚守半个世纪，其背后能没有故事吗？

杨世恒，中州棉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公司）董事长，是目前3家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杨世恒的口中，商场如战场，一点儿都不夸张，他经历的一些事情，有的比故事还像故事。

1995年，村里新的领导班子上任，杨俊资任村党支部书记，杨世恒任村委会主任，同时兼任正在筹建的中州公司董事长。“农业为基，工业富村”，新的村“两委”一上任便按既定方针展开工作。1997年10月，中州公司一车间建成投产，自此，杨世恒踏上近30年的“纺织之路”。

其实，在1997年前后，中国纺织行业已进入寒条时代。当年，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郑州，在一万亩土地上，以一年一个厂的速度，一口气建起5个大型棉纺织厂。5个厂的利税占郑州同期财政收入的一半，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六大纺织基地”之一。

同一时期，新乡中原纺厂、卫辉市华新纺厂均是气势如虹、风光无限。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或是市场原因，或是企业体制改革步伐滞后，郑州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在亏损。在目热闹非凡的郑州棉纺路，此时成为“下岗一条街”。中原纺厂、华新纺厂也难逃“宿命”，相继谢幕。

如此大背景下，杨起营村仍然坚持选择纺织行业，不能说没有冒险的成分。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已根植在新一届村“两委”的心中。

于是，在守业的基础上，他们也开始了创业。

杨起营村的“一代厂”是捡人家的二手机器，“二代厂”又何尝不是呢？新机器首先供应国营大厂，“村企”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新机器。中州公司投产1万锭规模，需要20多台机器，但即使是财大气粗的国营大厂，也不可能一下子更新这么多台机器。所以，一听说哪个厂家有旧机器淘汰下来，杨世恒总是第一时间跑过去。那段时间，他跑遍了全国各地，这家3台那家5台，多方拼凑，才算置齐1万锭纺纱所需的24台机器。

中州公司自1997年投产一车间后，2000年，用3年的积累投建二车间，上了条1万锭生产线。2003年，又用3年的积累投资建设了三车间，上了条3万锭生产线。这时，工厂的工人总数已经超过700人。

13年后，也就是2016年，中州公司又投资建设四车间，规模是前3个车间的总和，一条5万锭生产线。杨世恒说，5万锭的规模终于可以享受国家的调拨配额了。

那么，在同样的市场因境中，中州公司是怎样实现“逆生长”的呢？杨世恒说，没什么秘诀，也就是做到了以下几点：

——是村“两委”执行力强，能第一时间抓商机。比如，一旦发现商机，不管早晚，随时召开会议。会上，大家就此事进行商议，可行，立即执行，不行，就此吞决。很多时候，他们发现“商机”已经远作了目，其他企业还在研究其可行性。

二是给产品钉上永久“质保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经商的人都知道，但真正能做到时刻“保命”的企业并不多。按他们“村企”的级别，不到一定规模，很难享受到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但不管从什么渠道，哪怕商出市场价许多，他们也坚持选用新疆优质棉，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三是及时更新先进设备，紧贴最先进技术。杨世恒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产品质量的保障。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质量的竞争。他们的客户都知道，中州公司的设备都是最高端的。

杨世恒介绍，近3年来，企业先后投资9000多万元，对车间设备进行了技术革新和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就我们这些设备的先进性，目前来说，别说乡镇级，就是省市级同行，也没几家能赶上我们了。目前，中州公司的产品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该企业的“精梳”系列产品，在我国南方市场已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如此业绩。参观该公司的整个生产流程，都是机器自己在那儿干活，哪根纱线断了，机器主动无痕迹续接。纱线上有微小瑕疵，机器都能立即分辨出来并剔除掉。刚进车间，是一团团的棉坯。快出车间时，已经是打包好的成品纱线，顺着传送带自然码齐。宽敞的车间里几乎见不到工人，偶尔见到一两个工人，也是在那种迷你小电车在车间里巡视，整座工厂完全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时代发展太快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与棉纺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杨世恒，目前正在学习期货知识。原来，最近一两年，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大量资本开始涌入纺织市场。资本扼住了源头，将棉花囤积起来搞期货。

“期货这东西，学些皮毛根本就不管用，有时真的是靠运气！”杨世恒说，有两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虽说不属于期货范畴，但跟期货的运作也差别不大。几年前，厂里采购的一批原棉被运送至一个货场。他们去取货时，发现货场大门被一群人围堵。原来，货场杂扯进一起交通事故，据说是事故受害方前来讨要说法，致使所有车辆都无法出入。

货场大门被围堵近一个星期，等原棉取回来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们等待的这几天，棉价大涨，也就是说，误工的几天啥也没干，企业就净赚了几百万元。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2021年的“7·21”洪涝灾害期间。当时，洪水涌入车间，机器被浸泡，工厂停产。洪水致使部分机器及物资损毁，损失达800多万元。一周后，清理过的车间重新投入生产。此时，奇迹再次发生，原棉价格再次暴涨，将停工期间需要消耗的原棉按最新价格计算，企业竟意外“赚了3000多万元。

这两件事情并没有给杨世恒带来欢喜，相反，倒是有些胆战心惊。这是原棉价格涨了，如果是跌了呢？让人不敢想象……

杨起营村的企业方阵是杨起营村最坚实的经济体。3家企业就在一条街上，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同门兄弟。艰难时互帮互助，顺畅时比翼齐飞。用工高峰时，三家企业共安置2300多名工人。要知道，整个杨起营村也才只有2700多人。

杨起营村不但吸收外来村民进厂务工，还协助周边几个村庄建起各自的纺织厂。目前，以杨起营村为中心，加上周边几个村庄，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纺织企业“集群”。中州公司这些个“集群”的定海神针。

信念如磐

太行山革命老区，有着强大的红色基因，也传承着一种精神，这便是“太行精神”。正是有“太行精神”的映照与引领，杨俊资他们这些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才能如此坚定。

1997年，杨起营村建成投产中州公司一车间，3年后建成了二车间，又用了3年建成三车间。这看似顺风顺水的背后，却也波澜横生，其矛盾点在于，企业挣了钱，是分进股东的腰包，还是投到厂里继续发展。因为几乎每个工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有发言权，一些“短视”的人总想着小富即安，不考虑全体村民的长远利益。

关键时刻，村“两委”力排众议，决定继续扩大生产，这才相继有了三车间、四车间。

这期间，与吴村镇毗邻的一些乡镇，有的利用山水景观、绿色生态及红色文化等资源，纷纷开发起旅游项目，并建起山居民宿。有的乡镇则因地制宜，搞起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再看当时的全国纺织市场，依然是一种气血不足的样子。因此，不少人都动过“转业”的念头。

杨起营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好高骛远，不盲目行事。所以，村“两委”再次否定了“转业”提议，坚持走纺织之路。做精这道菜，下好这盘棋，持续发展，做大做强，才是最科学的选择。杨俊资认为，当领导，党悟和眼光要高于一般群众，不然要你干啥？

最难抉择的一次，是在2016年。

2016年前后，正是我国房地产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一阶段，各建筑工地热火朝天，售楼部门前人群拥挤……总之，给人的感觉就是，地产业挣钱跟捡钱一样，看得其他行业的人眼红心跳，按捺不住，纷纷下水。

毫无意外，这种热潮也传导到太行山下这个小村庄，在既是村民也是股东中引发热议。在别人眼里，杨起营村具备超强的经济实力，所以，不断有人前来游说合作投资地产事宜，其中不乏一些大财团。不单是外界眩惑，村里一些干部也产生了动摇，认为杨起营村不能一辈子就扯住纺织这一根线，干大事就不能太胆小。当然，大家都是基于村里的发展考虑。巨大的地产蛋糕也的确诱人，谁看了不眼馋呢？

关键时候，村“两委”领导果断否决，再一次浇灭了很多人要“转业”的念想；杨起营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冒险不是勇敢，务实才是正道。

实践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明智的、理性的、正确的。

杨起营村有87名党员，87名党员犹如87块基石，87块基石叠在一起，为群众筑起一道牢固的安保线。——个团结的班子，毫无疑问会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在为人民谋幸福的路上，他们目标明确，步伐坚定，信念如磐，能量无限。杨起营村党支部，就是一支这样的队伍。

杨起营村得到过很多荣誉，其中两项荣誉是对该村工作总的概括和肯定。一项是由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颁发的2004年度“全省‘五个好’村党支部”，另一项是由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7年度“河南省文明村镇”。杨俊资说，其实，最高的荣誉是写在百姓心里的赞同和支持。

幸福家园

进入杨起营村，一条大道穿村而过。大道宽20多米，长2公里，双向4车道，宽敞、顺直，完全超出村道的标准。这条大道，便是杨起营村的“最强地标”——纺织大道。

纺织大道上，分别坐落着中州、华宇、鑫汇3家纺织企业。同时，这条大道还串连着村里的“老区”、“新区”与“特区”——中心大街、欧式一条街、锦绣苑社区。这条大道，不但记录了杨起营村的创业史，还见证了他的发展史。

翻看杨起营村历年的财政支出数据，真应了一句话：钱都扔在了地上。

部分数据显示：

修复灌溉渠花费约12万元；

村内14条道路路面硬化共计18公里，花费350万元；

南河河堤硬化治理、美化村民居住环境，花费63万元；

村内排水沟建设，花费18万元；

新修长1公里、宽14米的金穗大道，沥青路面，加上路两侧排水沟建设，共计花费228万元；

全村实施污水改造、厕所改造，花费352万元；

污水处理厂建设，花费106万元；

村委会办公楼建设，花费83万元；

天然气管道主建工程，花费28.5万元；

4.3公里沥青路面铺设，总投资352万元；

建设文化广场、村卫生室、老年活动室等，花费52万元；

……

当然，还有不是地上的项目，比如打了90多眼机井，安装了200多盏路灯，全村2000多平方米的墙体美化等。

并且，道路、水渠、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时间长了都会坏，坏了就得修。企业挣的钱都投到村里。“以工养农”“以工辅农”，在杨起营村被解读得淋漓尽致，被执行得完美无缺。

杨起营村分为3个居民区域：改造于1998年的中心大街；建造于2004年的欧式一条街；建造于2014年的锦绣苑社区。3个区域，从名字上就大概判断出其诞生的年代。

中心大街是村子的老区，20多年前的建筑，样式至今也不过时。一排房一道街，排列有序，整齐划一。

欧式一条街就是指横穿村庄南北的纺织大道，道路两侧是别致、美观的两层别墅，沿街一字排开，二楼居住，一楼可商可居。如今，一楼开有很多门店，已形成了繁华的商业一条街。

3个区域比较起来，年轻的锦绣苑则显得时尚、高端、有品质。锦绣苑位于村北，占地50亩，6层带电梯洋房，一共8栋，安置260家住户。住户本村村民居多，其余部分是附近企业的职工。

十多年前，央媒曾策划过一个“幸福是什么”的调查节目，记者随机对路人采访人们对幸福的定义。后来，人们常常“你幸福吗”作善意调侃，一度成为网络热词。

其实，幸福，不一定要从哪里说出来。走访杨起营村村民，从那些自然而舒展的笑容中就能看出来。

“每到重阳节，村里都会安排老年人聚餐，摆上30多桌，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热闹得很。逢年过节，村里发一份‘米面油’，3个工厂又各发一份，总共有4份！”第一代纺织女工吴照俊老人，顶着一头乌发——可能是染的，张着一口白牙——应该是假的，笑容像朵灿烂的菊花。“发的米啊油啊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老人家无意间还玩了一个“热梗”。她呀着手指头认真地数：村民每年都有医疗补助，老人还有养老金，年纪越大养老金越多，“我们是越老越值钱……”老人家十分幽默。

走访过程中，村民说得最多的是，在村干部眼里，有成色人和没成色人一样对待。杨俊资说，哈哈有成色没成色，人人都得有活干，人人都得有饭吃。有些地方，企业富了，但村民依然贫穷，这样就没意义了。常言道：富生礼仪穷生奸巧。大家忙着挣钱，哪有时间去抖嘴动手惹是非，杨起营村已经几十年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的事了，“倒是有一次，不过，火还没着起来，自己就熄灭了。”杨俊资风趣地说。

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一天，一位村民气呼呼地找到他，说邻居几次三番找他的事，“都憋好几年了，今天我非扇他不可！”杨俊资一听就笑了，村民跑来找他，无非就是想发泄一下情绪。杨俊资劝说一番，并答应回头找他邻居谈谈。没一会儿，消了气的村民就走了，其实，也没真想去扇邻居巴掌。

行走在纺织大道上，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排笔直的行道树下，几乎每个树坑里都有“菜系”在生长，有小葱、辣椒、莞荽等。有的村民还在废弃的浴缸里种出绿油油的油麦菜，大水缸里种茄子，大花盆里是西葫芦。更为夸张的是，一住户用编织袋装上土，种出的生菜竟也长势旺盛。

路的另一边，则增加了许多情调。一户人家门前，两棵高大的月季开得正盛。另一家的杏树，杏儿黄橙橙地已到了采摘期。核桃树、枇杷树，一丛修长的竹子，两棵高大的棕榈，还有一处五六米长的油菜，菜夹已泛黄……

杨俊资认为，乡村不比城市，花草树木有规矩、高低长短得一样。在农村，文明不文明，不在于老百姓门口种花还是种菜。有些时候，村干部也是这样访导，不会像有些地方那样，要求沿街必须种花草，种蔬菜就一律铲掉。

其实，这看似参差不齐的画面，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和谐而温馨。想象一个有趣的画面：饭时，炒菜锅里的油已热，屋里饶饶张张跑出一主妇，从树坑里——这可是名贵的桂花树啊——薅几棵葱，又饶饶张张跑回去。顿时，一股炝锅的葱香扑面而来……

这就是幸福的人间烟火。平淡，安逸，舒展。

2005年，国家推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其核心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7年，也就是这个规划推出两年后，杨起营村便获得“河南省文明村镇”荣誉。之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持续至今。

农业为基

吴村镇位于辉县市西南部，是该市平原地带最大的乡镇。相较于其他拥有矿石、旅游等资源的毗邻乡镇，农业依然是吴村镇的支柱产业。全镇人口7.6万余人，土地面积10余万亩，均为高效农田。吴村镇一度被誉为辉县市的“西部粮仓”。杨起营村，就是这10余万亩良田里的一方田、“西部粮仓”里的一隅粮。

杨起营村村委会办公大楼的迎面墙上，有句口号十分醒目：农业为基，工业富村。这个口号，既是村“两委”的工作宗旨，也是他们的行动指南。

新班子1995年3月接任，当年收秋后便开始兴修水利。打井、修渠、架线，开始了施政后的第一单大工程。工程规划将村北的新河水截流，再修一条通向村南的灌溉渠。由于村里地势北高南低，渠水可实现自流浇灌。

经过一冬一春的施工，一条长达2500余米的水渠完工。接下来，又将年久失修而堵塞的新河堤岸进行加固，全部进行了硬化。与此同时，十几眼新打的机井也均匀地分布在农田里，使村南的1600亩土地得到灌溉。

此后几年，村“两委”更是逐年加大了对农田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打井、修路、使农田管理更具规范化、科学化。

多年前，河南省农科院计划在豫北一带筹建几处“良种繁育基地”。获知这一信息后，杨俊资第一时间跑去争取。经过他的多次游说，并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到村里考察，最终争取到了这一项目，杨起营村成了河南省农科院第一批“良种繁育基地”。单这一项，每亩地就能增收200多元。

2010年前后，对农村来说，是继1982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变革，土地流转模式尝试几年后，进入了一个快速推进阶段。土地流转有其广泛的意义：一是农民收入增加；二是通过集约化管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三是吸引企业进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但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慢慢地，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几年来，不断有“流转的土地连规撂作他用”“流转农田被搁置成荒地”的报道。2021年，国家农业部也才正式出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慎重起见，在厘清国家政策、主体资质、契约及法律等与土地流转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后，2022年9月，在村“两委”的协调和监管下，杨起营村首次成功流转出1200亩土地，2023年9月又流转出1300亩。这样，全村已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流转出去。流转前每亩收入800元至900元，流转后每亩收入1400元。今年麦收前，投资100余万元的农田喷灌设备也安装完毕，自此，杨起营村的农田管理正式开启智能化模式。

土地流转出去后，杨俊资却又多了另一桩心事。去年，纺纱厂设备升级，智能化统领了所有工序。设备升级，工人减半，这两下来的几百号人的安置问题成了他的心病。虽说能外出打零工，但也都到了一定年纪，不太适合长期外出打工。他考虑，能否将流转出去的土地到期再收回来一部分，由村委会代管，聘请一些农业专家，调整种植结构，选择经济作物，再进行农产品开发。这样，从工厂困下来的职工——本来也是农民，就能得到合理安置，收入也不会低。

让农民回归土地，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何况是一种全新形式的回归呢。